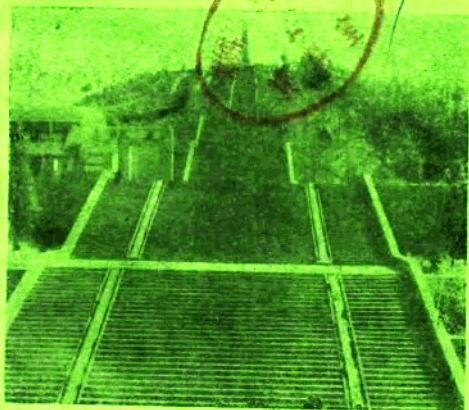


12104

繁昌文史資料

第六輯

89



目 录

我为渡江大军做向导.....	江化新 (1)
公审侵华日军战犯谷寿夫侧记.....	葛叔棠 (4)
忆皖南裕丰袜厂.....	杨杏元 胡启芳 (9)
徐应选先生二、三事.....	程莽恺口述 程自桥整理 (15)
爱国人士潘家声.....	杨汉荣 潘本承 (21)

繁昌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概述.....	谷仁龙 (23)
繁昌县乡镇企业发展概况.....	谷仁龙 (26)
一九五四年大水成灾及救灾实况.....	谷仁龙 (30)
水稻“卫星”上天记.....	戈永坤 (33)
制造水稻亩产四万三“卫星”的经过	汪福绥 王荫之 (40)

汪精卫被刺目睹记及耳闻拾零.....	汪瑞田 (45)
关于和平爱国团的回忆.....	李韵声 (55)
繁昌“四大人”轶事.....	王幼成 (59)
操震訖亲.....	操世仪 李 幸 (68)
隆来和尚与降福庙.....	沈居生 (72)
李虎岑小传.....	李 幸 (80)

大礓山的回忆.....	胡民山 (82)
人物趣谈.....	孟 荪 (84)

繁昌的美食·····	姚梦生 (85)
繁昌县境明建文帝留玉环处·····	孟 荪 (90)
诗二首·····	谢鸿轩 (94)
喜见麦穗 (诗二首)·····	姚有新 (96)
有感 闻姚兄见故乡物有感·····	徐 潮 (96)

繁昌县古今人口考·····	徐 沛 (99)
---------------	----------

繁昌县古县衙的构筑与变迁

····· 赵玉清口述 章成柏整理 (102)

荻港德远桥史话·····	郭珍仁 (105)
荻港镇百年消防史·····	郭珍仁 (110)
从古今诗词中看荻港·····	谷 之 (115)
漫话覆釜山·····	李 幸 (119)
板子矶畔话古今·····	陈衍麟 (125)
汉春谷城址的发现·····	陈衍麟 (128)
繁昌两座周瑜墓质疑·····	陈衍麟 (131)

礐山学校的创建与沿革·····	李 幸 (135)
-----------------	-----------

附录：礐山学校规则

李宸枫倡办礐山公学撰文辑录·····	李 幸 (149)
繁昌近代文人遗作辑编·····	李应凡 (155)
繁昌北乡旧诗词韵文拾遗·····	李明实辑录 (165)
繁昌较早的一种文艺刊物·····	王荫之 (175)
浮山电视调频台筹建与发展概略·····	陶泽峰 (178)
繁昌籍人著作要目简介·····	张家康 汪福绥 (181)

我为渡江大军做向导

江化新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受中共芜当宣工委委派，为渡江大军作向导。在无为县六洲油坊村七十四师师部里，我见到了师政委邓清河、师长张怀忠等领导同志，不久即分配我去侦察连。

为了帮助指战员熟悉地形，在参谋部杭参谋长的指导下，我在六洲油坊稻场上，摆设繁昌县境的地形沙盘，将从鲁港到荻港的山川、道路、桥梁、敌人的江防设施等全部摆出，并一一进行讲解。全师干部数百人轮流前来观看。繁昌境内长江江心里，在保定头棚对面有一个鲫鱼洲，在新港对面有个黑沙洲，我两次带路，一次抓了敌人两名哨兵来了解敌情，一次带侦察连摧毁了敌军一个中队守卫的桥头堡。这些都为渡江做了必要的准备。

四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夕阳西下，我随师部出发进至六洲江沿。六时整，师长张怀忠命令榴弹炮向江南繁昌境内的营防嘴、团洲、小洲一线开炮，东线七十三师，西线七十五师同时配合。几千门山炮、野战炮、榴弹炮齐发，声如雷鸣，轰击达三小时之久。我师一面开炮，一面往江埂外拖船，拖船的号子声，此起彼落。敌机在高空投下几十颗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白天一样，还投下无数的炸弹，激起许多数丈高的水柱。师政委邓清河命令高射炮、高射机枪进行射击，不

一会飞机被打跑了。

各队的船只从内河拖到江边以后，张师长命令几千名指战员上船，并鼓励大家“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是随肖副师长率领的二二〇团和作战参谋、前线摄影记者、电话班等乘一条大船，向江南急进。南岸火光冲天，是敌人的工事和附近的民房在燃烧；枪声密集，信号弹象流星一样。夜十时许，南岸点亮了两盏红马灯，这是我突击部队登岸的信号。子夜一点，我们在团洲江边登陆，师长叫我到村内去找向导，这里是我抗日时期工作过的根据地。但此时是一片火海，敌军的许多尸体横一个、竖一个，有的还在血泊里呻吟。这里的群众大都离开了家园，留下的老年人全藏在地道里。我在地道里找到了过去早就认识的张求鉴，他立即带部队去追击逃敌。乡亲们知道是当年的共产党新四军打回来了，都兴高采烈，纷纷自告奋勇地为解放军带路。不多时，前线指挥部来到小凹村。国民党八十八军一个师部驻横山镇，他们利用焦湾河，在南焦湾、孙家滩、教化渡一线拼命顽抗，突击部队前进遇到了困难，双方激烈战斗约二个小时，仍相持不下。师长用电话向前沿阵地询问战况后，喊道：“小江，走！”我领营首长偕同前进到北焦湾村，前线指挥部的全体同志都跟到这里。双方仅一河之隔，师长观察着敌情，即命令进到营防嘴、高安桥的突击队员，向横山镇突击抄南焦湾之敌的后路，半个小时后，南焦湾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了。这时，一位突击队指挥员来向师长请示：渡河无船怎么办？我在师长身边立即答话：“内河春水还没有上涨，有些河段水深只有二、三华尺，可以涉水。”战士们听说，立即下水冲向南岸。师长也从电话里听到前沿传来的喜讯：小礐山、大礐山、白象山都已解放。拂晓前，前线

指挥部从北焦湾向横山镇进攻。国民党的师部已溃逃。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我师部进驻横山镇，解放军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从此经过，向前疾进。前方的俘虏一批一批的押下来，全部集中在横山镇学校里。师政委邓清河又交给我一项筹办军粮的任务。我接受任务后，临时向镇商会借粮两万斤。这时芜湖的国民党军队还蒙在鼓里，向横山送来了十二辆卡车弹药，卡车停在公路上，国民党军队下车便问：“老乡是八十八军吗？”我师部警卫部队战士，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汽车兵举起双手，接受我军的检查。这批弹药及时地补充了我师追击战的急需。

我师所属的二二〇团、二二一团、二二二团和榴弹炮团，分别向繁昌县城、梅山、浮山方向追击，挺进芜湖县，围歼在此的国民党二十军。至此，我已胜利地完成了渡江侦察和向导任务，师政委邓清河介绍我回芜当宣工委工作。在回来的时候，途经三山镇，又为部队预借公粮三万多斤，再配合殷兆南等同志，用十几条小渔船搭起了三山镇夹江上的浮桥，让大部队顺利通过。

公审侵华日军战犯

谷 寿 夫 侧 记

葛 叔 棠

回忆四十二年前，我有机会旁听了对日本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的审判。现将我亲见的开庭审理经过写成观审记，以飨读者。

当年家兄葛召棠任首都高等法院推事，代理书记官长，奉命兼任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校审判官，肩负起审判日本战犯的神圣历史使命。

此案轰动全国，亿万人民翘首关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也非常支持与重视，更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索还血债的历史时刻，因此家兄特来函邀约我与五弟季棠赴京观审，接信后立即欣然联袂启程。

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旬的一天，地点在南京市中山东路励志社大礼堂（即外国使节呈递国书场所），主审单位：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审人员有：少将庭长石美瑜任审判长，审判官由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担任，检察官是陈光虞。上述五人均是上校军衔。书记官张体坤中校军衔。

被告（战犯）谷寿夫，男，66岁，日本国人，住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53号，担任日本陆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

长。在侵占南京后，曾下令和纵容日军屠杀了南京和平市民三十四万人之多。

公审前，全国各报均登载了这一个重要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首都各交通要道都张贴了通告，事先发入场旁听证，届时凭证入场，对号入座。开庭这天观审者达一千多人，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我与五弟就坐在18排中位。当天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内政部长张厉生，最高法院院长谢瀛洲，南京市长沈怡，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以及在京的立法委员、国民参政员、市参议员、各国驻华使节武官、中外记者、国防部军法司、法学界代表、各界人士等，与所有观审者云集一堂，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到来。这时法庭内外警戒森严，秩序井然。法庭大门口悬挂着白布黑字横幅，上书“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盈尺的大字。法台上设长形公案，上铺着兰色台布，好几个“麦克风”并列在案上。法庭内外架设高音喇叭。法台后面挂有紫红色巨幅绒幕，法台正中摆设七张高背座椅。对着审判席安置七盏回光电灯，照映得满台通明。法台下两侧站立八名宪兵，武装整齐，威武雄壮，直立不动。面对法台设立被告席，四周设有半身高的铁栏杆，前置扩音器。后设律师席，一张条桌上铺兰台布，两边四把座椅，四位大律师身着法衣就坐，（其中有两名是公设辩护律师，另两名系被告聘请的律师）左边设翻译席，座了英文、日语两位翻译，他们身穿西服入席静候。两旁证人席上有老年男女市民、天主教徒、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外籍记者、教授和幸存的国民党官兵二十余人。

八时整，先由军事法庭工作人员宣布开庭规则，接着电铃一阵鸣响，这时七位法官身着陆军将校呢大礼服，手着洁

白的手套，均佩戴将校军衔，登台鱼贯入座。全场肃立致敬，卫兵行持枪礼。审讯开始，先由审判长石美瑜宣布开庭，接着发布命令，着派执达员提审战犯谷寿夫到庭听候审理。约3分钟后，由两名武装宪兵押解战犯谷寿夫低头走进法庭受审席直立。谷犯身着短黄色呢军服，外披黑呢大衣，头戴呢军帽，足蹬黄色皮靴，右手挟一只黑色小提包，矮胖身材，蓄着东洋小胡子，一副十足的侵略者面孔。当这个杀人的魔王一踏入被告栏时，在庄严的中国法庭上，不得不脱帽，向法庭深深一鞠躬。接着打开小提包取出一副宽边眼镜戴上，又取出厚厚一本答辩书，字写得密密麻麻。庭讯开始，由公诉人检察官陈光虞宣读起诉书。这份起诉书很长，读了一个多小时，以充分的证据指控战犯谷寿夫执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后由审判长和几位审判官轮流审讯，翻译员分别用日、英两种语言翻译。律师不时发言代为申诉作辩护。被告谷寿夫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在法庭上千方百计的诡辩、抵赖，要尽一切伎俩推卸罪责，企图逃避严惩。态度阴险狡诈，激起广大观审者的愤怒，一致高呼，要求依法严惩不贷。

这时，法庭上出示强有力的一系列人证物证，如受害幸存者的哭诉和陈述。在庭上指控谷犯罪行的证人中有亲眼所睹惨状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掩埋尸体的劳工，及美、英两国留京记者。如美国《纽约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当庭宣读“南京大屠杀目睹记”，英国记者田伯烈出庭作证，并有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先生据实慷慨激昂陈词，还出示了大批日军杀人的照片作证，还有国民党军队郭歧营长详陈《陷都血泪录》，哭诉战犯谷寿夫直接指使、纵兵屠杀俘虏和无辜人民三十四万人和强奸、轮奸妇女千百人，放火烧毁房

屋上万间，抢劫财产亿万元的暴行。并指出敌军残暴屠杀我同胞的地点在中华门外、雨花台、花神庙、宝塔桥、下关、草鞋峡、汉中门、中山码头、燕子矶等处。杀人方法，有集体用机枪扫射、刺刀戳杀、狼狗咬杀、活埋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的用汽油焚烧尸体灭迹；有的推入江中，葬身鱼腹；还有的集体投入“万人坑”掩埋；有的尸体喷撒“硝镪水”，立刻间把成堆尸骨化为一滩血水。残暴毒辣的兽行非笔所能形容。庭上千百人听了证词，无不痛哭失声。

接着，有三名法医，身穿法衣，偕同法警数名，抬来了几麻包尸骸、头颅枯骨，系从雨花台万人坑里挖掘出来的，当庭展现在法台上。分别检验为刀砍、枪刺、中弹致死，骨殖中男女老幼都有。大家看到这些无故被害的同胞尸骨，法庭内外顿时响起了一片嚎啕痛哭声，要求依法惩办战犯谷寿夫的口号声如狂飙，如怒吼。谷寿夫这个凶恶的刽子手，这时已是面如死灰，索索发抖了。

由于开庭时间过长，中间宣布休息十分钟，法警将被告谷寿夫押进一个小房间，让他休息、喝水、吸烟，昭示了我人道主义。

休息毕，继续开庭。被告谷寿夫仍被押上被告席应审。接着由许多死里逃生的人控诉受害经过，然后播放实况录像、录音和杀人现场电影。银幕上展现出战犯谷寿夫骑着关东高头大马，手持指挥刀，耀武扬威地指使军队大肆烧、杀、抢、掠镜头，并有他在战地上演说的录音。特别在放映出日军自己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的现场记录片时，一个个镜头都是血腥大屠杀的现场实录，这时谷寿夫的头顶如雷电般的轰鸣，耳边尽是怒斥痛骂声，他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在法庭上看到了自己的罪行。

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战犯谷寿夫吓得遍身颤抖，面孔失色，再也无法狡辩了。而审判席上法官们稳如泰山地庄严端座，严肃镇静，审讯时口词清晰、庄重，以法律证据详细审问，逐项核对记录。狡猾的谷寿夫在铁的事实面前只能瞠目结舌，不得不俯首领罪。

在四个多小时庭讯中，中外记者和摄影师均争先恐后，上下左右，四处穿行，抢拍镜头，镁光灯不时闪烁，电影厂摄影机卡嚓卡嚓地不停。加之法庭内空调开放暖流，真有点春意盎然，人们都高兴得喜形于色。法庭外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呼声如潮，极为壮观。

最后，由石美瑜审判长宣布退庭，被告还押。这时战犯谷寿夫那漠然麻木的脸孔，象死人一样的灰白，再也不象来时那样的昂首阔步了，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死狗似的在两名武装宪兵的押解下走出法庭，上了警车解往监狱去了。

此时，法庭上全场肃立，热烈鼓掌，一致目送法官们退庭缓步进入后室。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处决杀人战犯，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在口号声中，旁听的千余观众陆续走出法庭。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痛快，今天总算洗涤了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维护了民族尊严。

同年三月十日由审判长石美瑜和审判官叶在增、葛召棠、李元庆、宋书同，书记官张体坤，检察官陈光虞再次开庭对日军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进行庄严宣判，法庭根据《海牙陆战条例》，结合我国刑法，对罪大恶极的杀人刽子首谷寿夫判处死刑。在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后，复经远东国际法庭核准，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将谷寿夫押至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忆皖南裕丰袜厂

杨杏元 胡启芳

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所到之处，都采用了各种严酷的手段，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沦陷区和抗日地区人民所需用的日用品，如“五洋”（即洋纱、洋布、洋油、洋烟、洋肥皂）、杂货（如食盐、糖等），都由日军控制。在沦陷区通过日伪维持会或乡、保造册登记，按人口统配，并设关卡，严禁外运。因此，坚持抗日的新一军、游击队、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所需用的日用物资来源被切断，就更为困难。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为了抗日的需要，民主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面控制粮食及副产品运往敌占区，以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一面组织群众生产自给，解决日用品短缺的困难。皖南裕丰袜厂，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办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单位之一。

二

一九四三、四四年，无为县汤沟镇街面上有个集成号（粮行性质），是皖南行政专员公署供给处经济建设科开办的，米济群同志任经理（原名米兴海，又名米亚洲，无为义圩乡

人，北上后牺牲），专营粮食，主要业务是以水稻、黄豆、玉米等，通过关系向芜湖、上海等敌占区换回需用的物资及枪枝弹药。一九四四年的秋季，金开源同志（原名吴益坤，中共特别党员，皖南行署供给处经济建设科科长，保定乡人）与米济群同志经办，用粮食从上海换回了一批棉纱，十多部织袜机，办起了一个织袜工厂，即皖南裕丰袜厂。厂址设在无为县义圩乡农民夏月琪家（现红旗乡义成村，当时皖南的机关单位多在无为）。职工是从有关单位抽调来的，也吸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共二十多名（笔者杨杏元由六洲合作社调入，胡启芳小学毕业被吸收进厂）。袜厂经理由米济群同志兼任，师傅是胡成琪、肖来祥二人，管理员张克来（保定乡人）。厂里的其他工具，如纱车、纱络等都是自己制作的。工人对织袜的工序，如结纱头、上纱络、摇袜机、绞袜口，件件都要学会。同志之间和睦相亲，学习认真，时间不长，都基本上掌握了这些技术。

三

随着革命形势好转，皖南行署在无为的一些单位，于一九四四年冬和一九四五年春，陆续迁到江南。裕丰袜厂在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即将机器等物资全部搬运过江，存放在保兴乡境内。职工有了一些变动，因有的职工未随工厂南迁，便又在保兴乡吸收了二十多名男女青年，如傅多海、何邦华、万家正、崔海峰（女，现省科学器材公司经理）、徐兰英等，就是这个时候入厂的。一九四五年正月初五日下午，全厂四十多名工人，挑着机器、工具、行李及炊事用具等，兴高采烈地从保兴乡百步村出发，经理米济群领队，由递步

哨（农民组织起来的交通站，每站距离约二、三华里）带路，向山区进发。当时走这条路到繁昌山区，沿途和附近，如新港、矾头山、横山桥、库山、桃冲等地均有日伪据点，还要通过日伪两道封锁线，一道是横山至泥埠桥的公路，一道是马坝库山脚下的大路。因为这两个地方常有日伪军埋伏袭击。我们到第一道封锁线时，天已乌黑，全体人员小心翼翼地隐蔽在距公路几十米以外的田边、村旁，两名递步哨徒手先到公路及准提庵庙的周围去侦察，在看清确实没有埋伏时，即拍起双手，人们听到拍手声，立即行动，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公路。过库山封锁线时，递步哨领我们走的路线，就在库山脚下，山上就是日军，天色很黑，路又不平，工人们挑着笨重的机器、锅、碗等，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心情非常紧张，也十分危险。通过封锁线以后，领队的同志指责递步哨不该带着走这条路，应向西靠双岭山旁边走比较安全。而递步哨的同志却申辩说：离库山远些常有敌人埋伏，危险较多；走库山脚下，离敌人虽近，但出敌不意，危险反而较少。大家觉得这也有道理。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大家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这天的半夜，我们到达大阳的大路程村，大家都很疲劳，就在群众家的堂屋、灶屋里面和衣而卧，第二天天亮翻过大阳岭，向孙村、黄浒进发。

四

袜厂从江北迁到江南，原计划在铜繁交界的狮子山上清凉寺办厂的，可来到江南才知道上清凉寺已住了皖江第二联立中学。所以只好先在黄浒油坊及铜陵钟鸣五猖庙村住了十几天，然后在狮子山南麓下清凉寺安顿下来。

下清凉寺庙宇也有相当的规模，三进大殿，依山而建，旁边还有寮房、饭堂等。庙的周围，竹木参天，浓荫密布，小桥流水，景色宜人。庙里有四个僧尼，住持僧维希，五十岁左右，合肥人。两个小和尚都二十多岁，一个尼姑近六十岁，皆当地人。袜厂工人住在最后一进的十八罗汉堂内，前两进佛殿，群众烧香拜佛，一如既往。职工同僧尼的关系非常融洽，晚上经常围坐灯前，谈天说地。有的工人对庙内每天早晚都敲钟擂鼓不知所以，好奇地问和尚，和尚就细心地解释，说这是佛门规矩。早上敲钟擂鼓是放山上的神灵出来活动，晚上是催它们回来，以免它们作祟，丧害生灵。工人们听了十分有趣，有也向僧尼说些时事，宣传抗日。一天下午，山下忽然传来枪声，人们都以为日军来袭击，急忙向山上转移。恰好这天金开源同志来检查工作，正在理发，头只剃了一半，不得已也向山上奔去。老和尚送厂里几个干部到山上一个石洞里隐蔽，工人也都藏进了幽邃的山林，指导员王平（女）同志化妆成香客留在庙内。一切掩蔽妥当，等了好一会不见动静，原来是两个猎人打了一头小鹿，一场虚惊过去，大家由山上回庙。有一次，得到上级通知，铜陵顺安的日伪军要来扫荡。于是全厂动员，将机器、物资等就地隐蔽起来，和尚也为我们出主意，将庙堂的角架上，神龛的座位下，都藏满了袜厂的器材。幸而这次敌人也未来搜查。袜厂在庙内住了两个月就迁往赤沙滩了。临行时僧尼与职工们依依不舍，惜别之情使人感动。

五

一九四五年四月，袜厂迁到赤沙滩罗家大屋内。这时米

济群同志调离，经理由钱济生（原名陆朋如，保定乡人）担任，杨杏元任助理员。工人也增加了，潘兴方同志在繁昌城西华家涝战斗中腿部负伤致残，被安排进厂任营业员，繁昌县政府潘效安秘书经手安排一个干部家属王×（忘其名，无为西乡人）进厂当了工人。同时，职工进行了合理分工：洗染、上纱络、执机、绞袜口、包装、销售各有专职。生产正常，当时厂里每天生产袜子三百多双，产品多数按期送往行署供给处经济建设科，部分留厂内销售。罗家大屋是前店后厂，楼上是职工宿舍，生活紧张活泼。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贫苦人，汇集到这样一个新的天地，个个情绪饱满，劲头很大，互助互爱，亲如手足。那时职工不讲报酬，厂里只供应伙食，而且很是清苦，经常是蔬菜、咸菜当家，吃常了也想换换口味。一天搞总务的张克来老同志，风趣地对大家说，今天买了一样新鲜菜——雪花菜，当时大家也不知什么是雪花菜，听了很高兴，有的同志好奇，跑去一看，原来是豆腐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工厂搬到赤沙以后，经过指导员王平同志培养教育的袜厂职工胡成琪、刘桂英、杨杏元、胡启芳四人，都先后由她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袜厂职工除在本厂做工以外，还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会计钱杨保曾被派到保定、小洲，协助当地民主政府搞征收。一九四五年，苏联战胜德国，厂里立即组织职工，手拿着小红旗，绕戴滩、戴亭、塘口坝、乌龟嘴一周，游行庆祝。这一年的夏天，机师胡成琪、工人胡启芳还参加了在孙村梅冲艾家祠堂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陈爱西同志的形势报告和工会工作报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厂职工欢天喜地，参加集会，组织游行，庆祝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袜厂得到皖南行署指示，要立即将机器、物资等隐蔽起来，人员疏散，准备转移。于是工厂迅速组织大家紧张地把袜机、棉纱、纱袜、布匹等都转移罗家冲周围山边的农民家里隐蔽起来，并由杨杏元、刘桂英二人到皖南行署供给处，向经济建设科长陈绍铸作了移交。（原科长金开源已调离）同时向工人宣布，政府人员将随新四军七师部队向北转移，工人暂时回家或投亲靠友，三个月后将回来恢复生产。就这样，大多数工人疏散回家了，也有被分配到区、乡政府去工作的。机师胡成琪化名古配月，分到保兴乡任副乡长，九月二十三日被三山日伪逮捕，壮烈牺牲。也有随军北上的，如王平、钱杨保、刘桂英等，他们转战南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现在都离休了。疏散回家的工人，解放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作，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